

《贾大山小说精选》(书摘)

□贾大山

中秋节

月亮从村东的树林里升起来,好像一盏又大又圆的天灯,吸引着满街的孩子。

这时候,庄户人家的院子里,大都摆下一张饭桌,全家人坐在一起,吃着月饼、水果,谈论起今年的年景。男人们还要弄几样菜,痛痛快快地喝几盅。在乡下,中秋节是个大节,仅仅没有过年那样隆重。

冬冬跑回家,扯住妈妈的衣襟,蹦蹦跳跳地说:“妈妈,月亮爷爷来啦……”

“给你,馋猴儿。”淑贞笑着,从饭桌上的小盆里抓了一把红枣,拿了一个石榴,塞到冬冬手里。冬冬不满足地说:“妈妈,我要月饼!”

淑贞笑容一收,脸上显出一种作难的表情。他们队还不富裕,近两年才开始分红,俭省的人家,需要根据庄稼的成色,计划自己的每一项花销。今年棉花坐桃的时候,20天阴雨不晴,伏桃没有坐好。人们口中不说,心里都很明白,秋后分红肯定要受影响。所以今年的中秋节,淑贞只买了一斤月饼,送到婆婆院里去了。用来哄冬冬的,就指望院里的那棵枣树上的果实,和她从娘家摘来的几个石榴。冬冬不停地喊叫着,她怕被邻居听见,赶忙又拿了一个石榴,低声说:“乖乖,咱不要月饼。月饼太甜,小孩子吃了太甜的东西,牙上生虫虫。”

“怎么,你没买月饼?”

不知什么时候丈夫回来了,静静地站在淑贞身后。他叫春生,四方脸,大眼睛,眉间还保存着一点学生时代的文静。他是1971年回村的中学生,现在的生产队长。

“我没买。”淑贞笑说,“咱们小时候,煮一碗毛豆吃,不是一样过节吗?”

“咱队里几家没有买月饼?”

“好几家哩。”

“你们太省细了!”春生一皱眉,责怪地说,“咱队里就那么穷吗?一年一个中秋节,孩子跟着我们吃不上一块月饼,像话吗?”

“你别说了,供销社还没关门,我就去买。”淑贞说着,拉上冬冬朝街里走去。她是一个贤惠的女人,从不招惹丈夫生气。

淑贞从供销社回来,西院的严四老汉蹲在院里,正和春生说话。严四老汉是个戏迷,平日爱说爱唱,总是乐呵呵的。今天却沉着脸,满怀心事地说:“春生,我家老二过年要结婚了,你看我那房子……”

“不是种上麦子就盖吗?”

“唉,人有百算,天有一算。盖房子、办喜事,我还指望分一次红哩。可是咱那棉花……”

“不要紧。”春生笑着说,“今年的棉花是不如去年的好,可咱们的副业不少。拉沙子、搞运输、装卸火车,都是收入。再说棉花也不是全不行了,村南那40亩,一棵上还平均6个半桃哩。”

淑贞理解丈夫的心情,也说:“是呀,今天到结算,还有两个半月时间哩。只要把副业抓紧一点,我看也差不到哪儿去。”

“这么说,分红没问题?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我那房子……”

“盖,种上麦子就盖!”春生庄重地说,“咱们国家在朝四个现代化走,咱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那还行?”

“好了,有你这句话,我请木匠了!”严四老汉站起来,哼着京戏“八月十五月光明咯”,乐呵呵地走了。

淑贞把买的月饼放在饭桌上,对春生说:“过节哩,你也尝尝吧。”

“我吃过了,甭惦记我,嫂子。”

淑贞定睛一看,平常最爱和她开玩笑的作业组长腊月来了。淑贞笑骂道:“谁惦记你,兔子小子!”

“春生哥,我这作业组长没法儿干了!”

“有什么问题,你就说吧!”春生简捷地说,好像有什么更紧急的事情等待他去做。

“我领导不了严老八。”腊月开始告状了,“今天耕地,严老八耕了4亩半,韩玉林也耕了4亩半。两人一样记工,他不干。他骂我浑蛋,骂你……”

“春生!”腊月还没说完,喂猪的二喜嫂一阵风似的来了,大嗓门说:“春生!我领回精神儿来了,猪吃青上膘快,上级号召搞猪青,一个队里三个坑……”

“他骂我什么?”春生的心思还集中在腊月反映的问题上。

“他骂你也是浑蛋!”

春生望着渐渐升高的月亮,正在想什么,副队长双锁磨磨蹭蹭地来了。他扛着一把铁锹,灰着脸儿说:“春生,村西那片棉花,还浇不浇?”

双锁做工作好犯冷热病。村西的棉花长相不好,严重地打击了他的情绪。春生反问道:“你看呢?”

“我看,浇不浇一样。”

“胡说。”春生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子,翻开说,“浇不浇怎么会一样呢?”

双锁接过日记本,按亮手电,只见那页上有几行钢笔字,写得很清秀:

棉花后期浇与不浇对比试验:浇水的:百朵重569克,衣分39.4,品级129;不浇的:百朵重537克,衣分38.6,品级129。

双锁看罢,愣了一下,嘿嘿笑道:“你又把我战胜啦,我挪机子去吧?”

“你看着吧!”

双锁走了。二喜嫂赶忙说:“春生!我领回精神儿来了,猪吃青……”

“晓得了。”春生眼睛一亮,眯定腊月,“你和老八大伯吵架来?”

“光吵没骂。”

“哎呀,难怪他骂咱们浑蛋哩。”春生反倒咯咯地笑了,“今天耕地,玉林大叔耕的是头遍,老八大伯耕的是二遍。耕二遍的要挑垄沟、摊山沟;耕头遍的不挑垄沟,不摊山沟。两人一样记工,是不合理。看来咱们的劳动定额还需要很好地研究一下哩。”

“几时研究?”

“明天黑夜。”春生说着,猛然抓住腊月胳膊,“腊月,吃了饭没?”

“没哩。”

“不要走了,就在这里吃吧,今夜有趟美差。”

这时,淑贞端上两碗捞面条来。腊月也不客气,和春生一人拿起一根筷子,就往嘴里扒面条。淑贞说:“等一下。”又朝厨房里走去。不知是淑贞腿慢,还是春生、腊月嘴快,淑贞拿来筷子,两碗面条已经分别到了两人肚里。春生把嘴一抹,对淑贞说:“今夜里不要插衙门。”拽上腊月就走。

“春生!我领回精神儿来了……”

“明天再细说吧!”

二喜嫂大步一蹶,撅嘴鼓腮地说:“哼,对俺们的工作一点也不关心!”

淑贞望着二喜嫂的背影,不由得笑了。她觉得,二喜嫂、腊月、严四老汉……他们活在世上,好像是故意给春生摆难题、添麻烦似的;可是她又觉得,正是因为有那么多难题、麻烦和抱怨,春生才生活得那么有劲,那么快活,那么有滋有味儿。

“瘦子,我那件事,你和春生哥说了没有?”

二喜嫂刚走,小俊来了。她是1974年回村的高中生,严四老汉的女儿。她打扮得花枝招展,身上飘着一股淡淡的香气。

“我没说。”淑贞对她有点冷淡,“我没听说剧团招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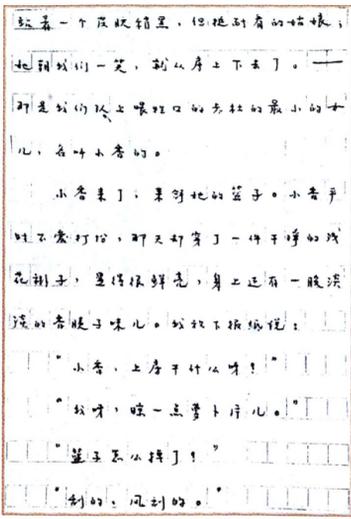
“那有什么法子?”小俊脸色一变,不平地说,“我恨死林彪、‘四人帮’了,他们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,断送了多少人的前途呀!要不是他们,我该上大学了。可现在……”她叹了口气,用手托起圆润的下巴。

小俊的哀伤情绪引起了淑贞的同情。她也稀里糊涂地上过一年中学,晓得那滋味。但她并不支持小俊的做法,慢言细语地说:“一个人只有一次少年时代,好时候来了,咱们已经老大不小的啦,整天唉声叹气有什么用?你想上大学,可以好好温习温习功课嘛。”

“我没那个耐心儿!”

“那就好好劳动,好好过咱们的庄稼日子吧。你看春生、腊月、双锁他们,他们也是中学生,哪个像你?”

“我谁也不看!”小俊猛然站起来,尖刻地说,“各人有各人的理想,各人有各



贾大山手迹

人的志向。有爱吃甜的,有爱吃酸的,有人吃月饼还怕牙上生虫虫哩!”说着,放声大笑起来,笑得前俯后仰,精神好像不大正常。

淑贞的脸一下子红了,心口怦怦乱跳。她哄冬冬的那些话,显然是被小俊听见了。她又一想,自己脸红什么呢?春生没有理想,没有志向,全队的人们却把他当作了过日子的依靠。每年改选的时候,就连那些和他拌过嘴、红过脸、半年不愿理睬他的人,也禁不住要说:“吃稀的,吃稠的,全凭着领头的,我选春生!”他有他的乐趣,他有他的追求。小俊你呢,你有理想,你有志向,为什么你爹盖房子的事情不去和你商量?淑贞真想好好批评小俊一顿,可惜她走了。

月亮升上枣树的梢头。冬冬吃足月饼,早已睡了。院里静静的,村东铁道上隆隆过往的火车声,在静夜里显得更近,更响。西院里,严四老汉还没有睡,唧唧呀呀地哼着京戏,快乐而悠闲。

淑贞把剩下的两个月饼刚刚收拾到篮子里,春生回来了。淑贞一见,不由得吃了一惊。他满面灰尘,走路仄仄晃晃,好像踩在棉花垛上一样。他朝枣树一靠,两腿一软,身子顺着树干慢慢滑下去,滑下去,蹲在了地上。淑贞近前一看,又见他脊梁上湿漉漉的,散发着一股汗腥味儿。

淑贞忙问:“你们又去装火车来?”

春生点点头,眼睛也懒得睁,微微一笑,说:“你猜,我们装了多少?”

“我猜不出。”

“我们卸了700包盐,装了700包粮食,给队里挣回……”他用手背掩着嘴角,打了个哈欠,“……56块钱……”

“几个人?”

“6个。”

淑贞眉毛一颤,呆呆地望着春生清瘦的脸。700包盐,700包粮食,那是2万8千斤的重量啊!她心疼地说:“吃个月饼吧,走时你吃得不多。”

“我不想吃,想睡。”

“尝尝吧,今年的月饼不错。”

“冬冬呢?”

“睡了。”

“他吃了吗?”

“吃了。”

“你呢?”

“我也吃了。”

春生这才伸手从篮子里拿了一个,慢慢地吃吃起来。淑贞问:“好吃吗?”

“好吃。”

“甜吗?”

“甜。”

“吃出桂花味儿来了没有?”

“吃出来了。”

“还有核桃仁儿、冰糖碴儿哩。”

“可不是,不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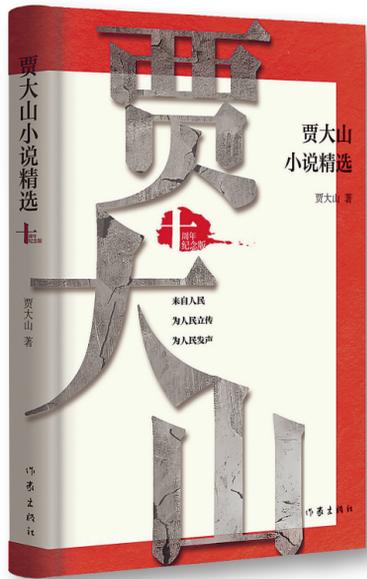
春生吃完,仄仄晃晃地到屋里去了。淑贞收拾饭桌的时候,无意中朝篮子里一看,仍然有个月饼;细一检查,篮子里少了一个昨天贴的玉黍饼子。她赶紧走到屋里,只见春生斜在炕上,已经响起均匀的鼻息。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,轻轻摇了几下,想叫醒他。他翻了个身,突然说道:“盖,种上麦子就盖!分红没有问题……”说罢,咯咯笑了两声,又响起均匀的鼻息。

淑贞不忍打断他的好梦,轻轻地走出来,坐在院里的蒲团上。院子里月光如水,格外安静,格外凉爽。西院里,严四老汉还没有睡,快乐的歌唱声里带了几分醉意:

“八月十五……月光明咯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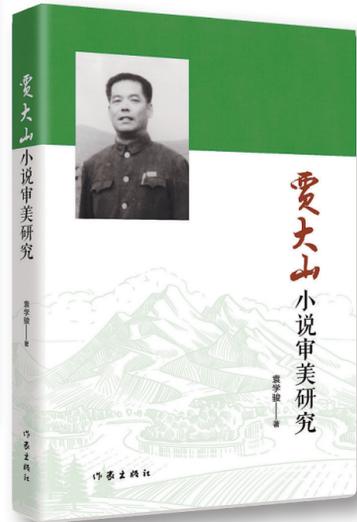


作家贾大山



《贾大山小说精选》(十周年纪念版),贾大山著,作家出版社,2024年9月

《贾大山小说审美研究》,袁学骏著,作家出版社,2024年10月



□袁学骏

风吹云移山不动——《贾大山小说审美研究》后记

的生平事迹和评论文章,也寻找相关的专著、论文。把自己的存书翻出来不少,又到处借书,竟一次从省图书馆借回了20本,还在书店和网上买书。可以说,此著是我写出来的,也是我读出来、学出来的。

从贾大山的小说和经历资料来看,他生前身后都是幸运的。生前,他较早地从知青中被调回县文化馆搞创作,圆了他的作家梦。他的《取经》于1978年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,一举成名,被提拔为县文化局局长,长期进行着实际的文化工作和业余创作,形成了当代文学界中特殊的“这一个”。可惜他在世时间太短,否则他会写出更多精品力作。在他身后,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以朋友的真情,于1998年写下了怀念文章《忆大山》,对大山的人品和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鲁迅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之后说:“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认识的作家贾大山,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。他去世后,我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。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,‘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’。”

众人和我用写作来怀念贾大山,评价大山的作品,便是因为大家对贾大山人品作品的感受高度一致。我更感到,以前的有关文章都较短小,没有一部相对全面深入研究贾大山小说艺术的著作,这是一种缺陷,所以我必须好好去写,否则便愧对大山兄了。

还要说的是,我是按照贾大山在世时的那个时代去理解贾大山,也运用了一些现代观念去分析贾大山,“复活”贾大山的精气神。这个过程中,我深深体会到,是正定的田园、村民和千年古城的底蕴造就了贾大山,是苦辣酸甜的生活成全了贾大山。童年、故乡和苦难经历是作家心中的轴,其能量的释放是无形而巨大的。他的窑场经历和知青生活使他走向了坚韧和成熟,促使他在观察和思考中,实现了人生理念、艺术观念的哲学化。其晚期的人生观、文化观和文学观更为坚定,艺术上更为自然、天籟而纯青。他虽然受到历史的个性的局限,但社会人生的许多真谛就在其作品中。所以我更坚定地认为,柳青的《创业史》《在田野里》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,贾大山的短篇小说也同样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

杜甫说:“君看磊落士,不肯易其身。”贾大山生前既出世又入世,磊落光明,他本质上就是一位仁善的启蒙者,也是被村民启蒙的作家,是从内心客观看待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家,是在作品中体现多元现代性的智者。他用短篇小说的形式,继承了五四以来鲁迅等人白话文的创作传统,又从国情民情出发,在某些方面没有固守那附的创作套路,没有模仿搬用西方文学,这也是一种独特的明智。

贾大山的现实生活经历和他笔下的文学人物,既是时代的也是历史的。他的小说创作发展脉络也使我意识到,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转化、创新,是一项连续不断的事业,是一场始终处在未完成状态的创新发展旅程。也可以说,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无止境的。

至于文学批评,我感到古今中外各种文学理论不但不应该互相隔膜,而且必须以我为主动地进行有机融合,才能克服以前文学理论评论的一些弊端。贾大山的小说创作本身,从语言到题材,就是涵今茹古、古今一体的,在研究方法上就必须将各种文学理论进行综合运用。

谨以此书,向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献上一份薄礼!